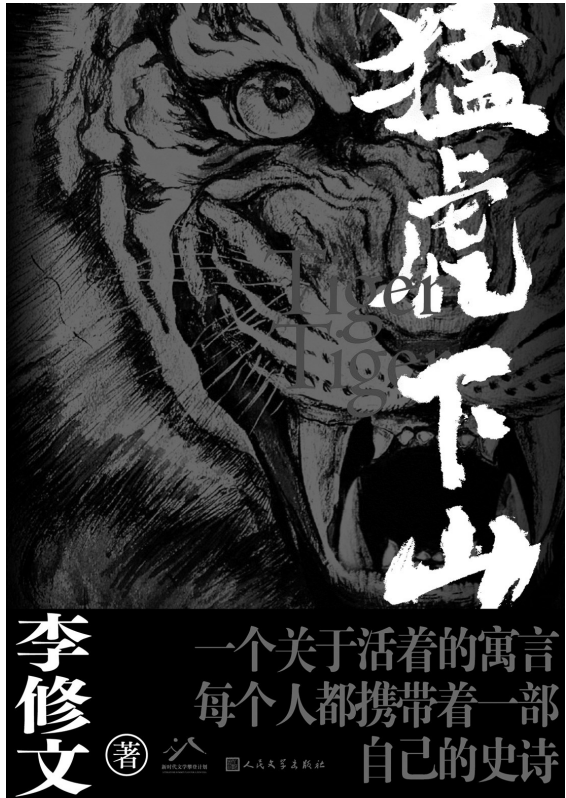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猛虎下山》打捞历史和记忆深处的普通人 狼卡在吊桥的两根铁索之间



《猛虎下山》
李修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到我这个年纪，上山也好，下山也罢，最不能大意的，就是自己的腿脚：昨天晚上，山里下了整整一夜暴雨，我无处可去，只好躲在一个崖壁之下，避了一整夜的雨。天刚亮，雨止住了，我离开崖壁，腿脚肿胀酸痛，几乎寸步难行，恨不得按摩店理疗馆就近在咫尺，果真如此的话，推拿、扎针、拔火罐，我一样都不会落下。当然，这都是痴心妄想，我也只有拨开满山灌木，四处乱走，去找一点吃的。这还没完，你说要命不要命，很快，在一片桦树林里，我迷了路，死活都走不出去。我不服，骂了这片桦树林好几遍，又骂了自己好几十遍，终于听见，不远处，好像有河水的声音。我没有轻举妄动，反倒告诉自己，冷静下来，又跟老花眼和白内障做了半天斗争，总算看清了山谷里的那条河。这才慢腾腾地，喘着粗气，一步步踱到河边，蹲在了半人高的草丛里。等到不再喘粗气，心跳也平静下来，我还是用河水洗了把脸，然后，重新埋伏下来，只等着眼前的河水里有鱼经过。它们只要胆敢露面，到了那时，我必将回光返照，两世为人，化作闪电，迅猛出击，从草丛里杀将出去，再一口咬住它们，直到把它们嚼得一根刺都不剩下。

结果，我还是想多了。两个多小时过去，我连一条鱼都没等到，有那么一阵子，我都快睡着了。好在是，动不动地，河水撞着石头，溅出的水花落到我脸上，我才能一遍遍清醒，继续趴在草丛里，硬撑了一个多小时。临近中午，我终于绝望，离开河边，重回密林之中，先是在几块巨石之间折腾了好久，要死要活，终归翻越了过去。之后，又斗胆穿过了高悬着好几只马蜂窝的黑松林，谢天谢地，在一棵枯死的黑松底下，我竟然看见了一串被落叶差点盖死的野葡萄：黑黑的，全都腐烂了，腥味直冲鼻子。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我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去挑三拣四？说时迟，那时快，我忍住激动，咽着唾沫，二话不说，一颗颗地，将它们全都吞进了肚子里。果然，刚一吃完，肚子就疼了起来，疼得我啊，就像有人拿着刀子正在一截截地切断我的肠子。

偏偏这时候，在我正前方，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个什么东西，从一道密不透风的金刚藤背后钻了出来。钻出来之后，也不叫，也不喊，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股杀气，奔着我来了。我在心里暗自说了一声大事不好，赶紧揉眼睛，这才看清楚，那看着我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只独狼。只见那独狼，满身都是泥巴，全身又瘦又长。显然，它和我一样，很久都没吃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了。想到这

里，我的身体上，汗毛立刻倒竖，腿脚也止不住地摇晃，却见那独狼，纹丝不动，继续盯着我，就像盯紧着一串腐烂的野葡萄。不不不，它盯紧的，其实是一块腐肉。

我提醒自己，一定要镇定下来，所以，我干脆朝它逼近过去。“就凭你他娘的，也敢打我的主意？”我冷笑着问它，“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不是你爹？”

那独狼，有那么一小会儿，好像被我吓住了，不自禁地往后退，但也只退了一两步，而后下定决心，死死站住，摇起尾巴，低声叫喊起来。我分明看见，它的眼珠，正在从黄褐色变成绿色，我知道，这正是它马上就要朝我动手的信号。既然如此，我还等什么呢？我还是逃命吧——什么都顾不上了，我猛吸一口气，随便找了个方向，不要命地往前跑。一路上，刺藤在我脸上划出了好几条口子，还有一根树桩，就像一把从地底长出的刀，割破了我的脚，疼得我啊，眼泪都差点掉出来，接连打了好几个趔趄，却也只好直起身来，使出仅剩的力气，跑过一大片湿漉漉的葫芦藓，再跑过一座残存的清朝末年修建的吊桥，却被一道红石岩挡住了去路。尽管如此，我也没有片刻犹豫，徒手攀上了红石岩。这红石岩上，寸草不生，我只能靠着自己的腿脚，硬生生地踩在岩石上几乎不存在的坑洼里，一步步往上挪。被树桩割破的那只脚，血还在渗出来。我没敢回头，但也知道，这些血的味道让那独狼变得更疯了，之前，它只是在叫喊，现在，叫喊声已经变成了嚎叫声。奇怪的是，就在我刚刚爬上红石岩顶上的时候，它的嚎叫声又变成了惨叫声。我没管它，仰卧在岩石顶上，喘了好一阵子，这才缓过气来，这才去看它：却原来，那独狼，过吊桥的时候，可能是太兴奋了，没注意脚底下，它的一只后腿，被死死卡在了吊桥上的两根铁索之间。现在，它的身体已经被挤出吊桥之外，倒悬在半空中，而铁索之下，是一条早就干枯了的河床，河床上，一堆堆的怪石，正在等着跟它迎面撞上。显然，只要它从吊桥上摔下去，就算不死，顶多也只能剩下半条命，它却没有任何办法，只好继续惨叫，又像是在哀求，一声高过了一声。

而我，再也懒得多看它一眼。天知地知，我也已经很老了，满身所剩的一点力气，不足以让我可怜别人，甚至，也不足以让我可怜自己。更何况，站在红石岩顶上往下看，一场大热闹还在等着我——山底下的炼钢厂，在荒废了多年之后，在改造成蓄电池厂、游乐园和温泉度假酒店全都宣告失败之后，今天，它修旧如旧，变成了工业遗产文创园。现在，开园仪式正在进行，音乐声激昂，主持人的声音却挣脱出来，远远扩散。在主持人的邀请下，领导们依次走上舞台，靠近一颗巨大的水晶球，之后，再纷纷伸出手去，按住那颗水晶球。接下来，主持人带领全场观众开始倒数，水晶球背后的LED显示屏上也出现了倒数数字：五，四，三，二，一！“一”字刚喊完，水晶球突然通体变色，闪出蓝光，人群上空，上百只礼花筒同时炸开，领导们、台下的观众，身上都沾满了缎带与碎花。至此，工业遗产文创园的开园仪式，就算是拉开了序幕。再看全场观众，一个个，叫着喊着，鼓着掌，想起来，倒回二十多年，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一时之间，我的鼻子，竟然有些发酸。

对，二十多年前，在山底下的炼钢厂里，开过多少次大会，我就鼓过多少次掌。有时候，当我坐在人堆里正在鼓掌，我老婆——林小莉，隔了老远，会故意朝我看过来。我知道，那是在鄙视我，用她的话来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坐上台一天，我这辈子，就活该坐在台下给别人鼓掌。而且，就连在台下也坐不到前三排，只因为，前三排坐的都是至少当到了班组长的人。她的话，我认，有件事，我也心知肚明，那就是，虽说嫁给我都二十年了，但她的心里根本没有我，只有张红旗。所以，每一回，当我看见她又在鄙视我，我就故意把两只手都拍红，再定定地朝坐在第三排最边上的张红旗看过去，意思是：林小莉啊林小莉，看看你的张红旗，他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个脱硫车间的副组长，说不定，哪天出个什么事故，他娘的，还不是马上被打回原形，变成跟我一样的德行？哪知道，我的这点招数，对林小莉根本没有用，到后来，只要我一边鼓着掌一边看向张红旗，她就干脆对我鼓起掌来。她的意思，我也明白，意思是：刘丰收啊刘丰收，认了吧，你就只有这点出息。

内容简介

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沉潜多年推出长篇新作《猛虎下山》。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正在改制转轨，末位淘汰制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厂的光环黯然逝去，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从前的骄傲与尊严碎了一地。时代的大变局下，生存成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声虎啸，穿透千禧年到来的喧哗，定格在每个人耳中，故事在这一刻走向不可把握的未知。李修文回到历史和记忆的深处，打捞那些有名有姓的普通人。

作者简介

李修文

1975年生，湖北钟祥人。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主席。

国学之道(13)之思想观念

(三)生生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的一个思想观念那就是万物天道，万事人道的生成化育和生生不息。产生与恒生构成了“生生观”的核心内涵及其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乃是由多重意义指向的，主要包括“生物”和“生德”两种功能。而“恒生”则表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和“创新”两种精神。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最早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生生之谓易”(《系辞传》)这两句话来加以概括上述的“生生观”。天地最伟大、最重要的本质属性就体现在它的生德。生的意思就是出生，就是产生，就是生出，就是生起。“生，进也”(《说文解字》)，“生，出也”(《广雅·释诂》)，“生，起也”(郭庆藩注《庄子·外物》)，此之谓也。天道自然与人道社会的生起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永恒和无穷之过程，它不会停息，不会断绝，不会结束。“生生不息”“生生不已”“生生相继”这就是“易”最本质的属性和功能。

只要翻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之发展的画卷，各个时期，不同人物都会从不同视角去讨论不同意义下的“生”的问题。老子在《道德经》中多处讨论它。老子所谓的“道德”其实质就是“生成”的意思，所以我在讲授《道德经》的时候，常会强调指出，老子所谓的“道德”不是“moral”的意思，即不是所谓伦理道德的那个道德的意思，而是包括“生成”意义在内的“无有”“体用”“一多”的意思。故而，我会将《道德经》又称为《生成经》《无有经》《体用经》《一多经》。在老子看来，之所以“道之尊，德之贵”正是在于“道生之，德畜之”(《道德经》51章)的赋予和蓄养万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呢！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34章)，“万物得一以生”(39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道家文献《太一生水》篇也大讲宇宙生成论，主张太一生水，合而生天(气)，再生出地，由天地生神明，由神明生阴阳，由阴阳生四时，由四时生寒热，由寒热生燥湿，由燥湿生岁。道家另一位思想家庄子直接指出道是产生一切的最初本源。他说：“夫道……生天地……先天地生而不久”(《庄子·大宗师》)。“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可见，先秦的道家老子和庄子都谈生。孔子谈到了天地生物与生德的两大功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此之谓也；“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此之谓也。孟子说：“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更是直接指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中庸》开篇即说：“天命之谓性”。包括人性在内的万物之性都是由天生的，都是天地赋予的。可见，先秦的儒家孔、孟、荀，儒家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皆谈生。汉儒董仲舒主张：“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春秋繁露·玉杯》)，“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生于义》)，“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生虚霫，虚霫生宇宙，宇宙生气”。东汉思想家王充特别强调天地生物生人的自然无为性。他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可见，汉代思想家全谈生。宋代的程朱论生时指出：“天只是以生为道”(《二程遗书》卷11)。“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子文集》卷76)。可见，宋明理学悉谈生。

产生与恒生思想观念构成了不同世界的图景，丰富多彩的“道”的世界正是由最原始的太极阴阳的永动而形成。“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此之谓也。天道人道从静态上来说，都是由一个阴与一个阳二者所构成。而从动态上来说，天道人道都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的。一阴一阳的交互作用，相互转化，平衡和谐创造出合理和理想的道之世界。《周易》的“生生观”正是通过这两个“一……一”的形式呈现出来。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三句经典话语都是来自于《周易》，而《周易》又是以阴阳观念为其基础和核心的，这充分反映出“生生”的思想观念与“阴阳”的思想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强调这一点是要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生”“生生”实际上是有其自己的特点的，是与固有的观念紧密相关的，从而也决定了“生生观”与“阴阳观”一起形成了有内在关联性的一些思想观念。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52)